

黃國昌：謝謝主席，有請張部長。

張部長：黃委員好。

黃國昌：張部長你好，那首先對於您在過去很多關鍵的歷史時刻，站在租稅正義的角度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堅持，我必須要向您致上我個人的肯定跟尊敬。

張部長：謝謝委員。

黃國昌：不過如同您現在看到的這個powerpoint所顯示出來的，部長你大概可以看到說大概2008年當初一一個分水嶺，我們每年的預算從有餘到變成是每年呈現赤字這樣子的狀況，不曉得部長您對於說在這個過程當中造成轉變最大的關鍵性的因素是什麼？您以您多年的經驗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直接的答案。

張部長：國際國內的因素都有，國際因素一上來98年就是遇到金融海嘯，所以我們發消費券，結果擴大支出，那一年的赤字4000多億，那第二年為了景氣也是4000多億，所以那兩年就弄到了8000多億，後來接著莫拉克颱風，又救災特別預算，又1000多億，所以有國內有國際的因素。

黃國昌：剛剛您講的都是一些比較特別的事件嘛，那按照部長現在對我們整體稅收的狀況，包括稅出跟稅入，您覺得這個紅色的赤字呢是接下來在您講的那些特殊的事件都消失掉以後，譬如說我們不會每年產生金融風暴，那可能像莫拉克那樣子的悲劇我們也希望能夠減少，那未來的趨勢您會認為我們在什麼時間有可能從赤字轉為有餘？

張部長：如果不改革是沒有可能的。

黃國昌：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即使去除掉金融風暴，即使去除掉風災那些因素，如果不改革這個紅色的部分會不斷地擴大。

張部長：是。

(拿另一圖表)

黃國昌：這個是我今天可能利用這個時間想要特別強調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的赤字不斷增加的時候，我們看得到的就是每一個人平均國債的負擔，在過去這幾年當中不斷地攀升，那當然我知道從財政部的觀點，每一次媒體在討論國債的時候，你們都希望只看真的是中央政府的國債，那地方政府因為分布不太一樣，潛藏性的赤字可能也在估，就是說在估計上面要不要把它看成債，可能會有不太一樣的觀點，因為我有注意到每次媒體發布相關的新聞的時候，財政部就會再一次的跟大家講，你們的國債中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但是部長您大概沒有辦法去(換圖表)，去緩解大家一個現在非常擔心的狀況就是說，我們如果把這些所謂隱藏性的負債把它都加上去的話，我們接下來未來的下一代面對的真的債務越來越沉重的未來，這個會直接的牽涉到我們現在在過去幾年當中，還有很多公民社會甚至是年輕人我們都非常關心的世代正義的問題，部長您認為我們這一代如果沒有把財政的問題做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把這個債留給我們的下一代來加以負擔，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有的作為嗎？

張部長：是，委員我回應兩點，第一點前面那張是正確的，就公債定義，每人負債是23萬，這個107萬是不正確的，因為潛藏負債沒有人當作負債，全世界都沒有，它是英文裡面是liability，未來支付的義務，我們的債是debt，是要還本要付息的，那這個潛藏負債18兆沒有到還本付息的地步，它會慢慢成為負債，所以這個要改革，所以我剛剛講這個不改革，因為我們每年已經付出4000多億，大概相當於稅租的23.5%，這一部分要改革。

黃國昌：這個我瞭解，我一直知道財政部對於國債的定義採取一個比較嚴格的定義嘛，跟媒體上面揭露的數字兩者之間有不一樣，所以我今天才用兩個圖表，然後呈現，就財政部的定義跟一般媒體上面大家定義的兩個數字都呈現給大家看。

張部長：不否認這個部分需要改革啦，就是未來要改革的對象。

黃國昌：我現在要講的是另外一個面向，(拿圖表)，部長您看這張表，就是說我們的受僱人員他們的薪資在整個GDP當中所佔的比重跟美國或是其他的國家比起來，您有沒有發現有什麼特色？

張部長：看起來就是臺灣的薪資偏低啦，佔GDP的比重偏低。

黃國昌：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是，臺灣在薪資所得在GDP裡面所佔的比重偏低嘛。

張部長：是。

黃國昌：部長您知不知道在我們所有所得稅的稅收當中，屬於薪資所得的比重有多少？

張部長：綜合所得稅，就綜合所得來講，薪資所得他的稅收的比重佔50%，他所得佔全部所得75%，但他稅收只佔50%。

黃國昌：是，我們如果用綜合所得稅來當baseline，臺灣目前的薪資所得在綜合所得稅裡面佔75%，那我現在秀出來的是美國還有OECD的國家他們的薪資所得在所得稅裡面所佔的比重，部長您有沒有看出什麼樣的特色？

張部長：應該說所得稅制不同啦，像美國他們資本利得是要課稅的，我們資本利得長期沒有課稅。

黃國昌：部長非常好，您點出了一個關鍵的重點，就是資本利得的課稅，我們看到的現象是說在所有GDP裡面，我們的勞工我們的受薪階級他佔的GDP的比重已經比其他國家要低了，但是在我們整個所得稅的稅制當中，受薪階級他們所負擔的稅賦的比重，就薪資所得高達75%，另外25%…

張部長：報告委員不是負擔75%，是所得的比重，他租稅負擔才50%。

黃國昌：對啦對，我知道啦，我講的是說分母我們就直接用綜合所得稅當分母，您的意思是這樣子嘛，但是我現在要說的事情是說，從剛剛那兩個圖表看到臺灣目前整個目前在租稅公平上面所面對最大的問題，也就是說在GDP裡面受薪階級他們分的已經比較小了，但是我們在課所得稅的時候，就薪資所得的比重非常的重，那就是部長剛剛您所點出來的有關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

那我想接下來就是說以部長您常年的經驗，就是臺灣接下來如果要去改變這個租稅不公的問題，要去課徵資本利得稅的話，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方向以

及可能的改革作為，部長您有沒有什麼想法？

張部長：資本利得就是兩部分，一個股市，一個不動產，那不動產的部分我們已經改了，今年1月1號這個利得可以收到了，那股市的部分牽涉到整個股市的發展，我想委員也很清楚，過去也提過幾次，大概都因為股市的因素功敗垂成。

黃國昌：我們那個時候，可能是這個是馬上獨立到另外一個更特定的問題，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把遺產贈與稅從那個時候累進稅率一口氣調到10%的單一稅率，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方向，不曉得部長您是不是贊成？

張部長：報告委員，這是公平跟效率之間的競合啦，那個時候50%表面上看起來公平，但是沒有效率，因為逃漏稅很多，10%看起來不公平，稅收差不多，但是逃漏稅變少了，比較有效率了。

黃國昌：所以你還是沒有跟我講，就是對於那波的改革您個人的看法是什麼？

張部長：就價值的判斷啊，因為我們所有的政策就是公平跟效率之間的trade off，你要選公平還是選效率，那這個在公平效率各有優點。

黃國昌：這個我瞭解，所以我還是請教一下部長，就是對於那一次的改革您個人認為滿不滿意，或者是說從所謂的公平朝向效率的方向您是不是贊成？

張部長：委員如果從今天事後的角度來看，第一個稅收沒有減少很多，有減少一點點，但是徵納雙方的爭議變少了，然後申報的遺產總額變多了，就逃漏變少了，從這個角度，從稅收的角度，從稽徵簡政便民的角度，從效率的角度它有優點。

黃國昌：我想最後一個是就有關於遺產跟贈與稅稅制的改革是不是現在10%過低，未來是不是有重新調整的必要，我相信過去這一兩年在稅制改革完了以後，不管是曾巨威教授，之前是曾巨威委員，或者是朱敬一院士，他們都發表過了相當多的意見跟看法，對那個時候改革表示遺憾的地方，但是對於這個特定的稅制未來要怎麼處理，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時間來共同的面對。

最後我要秀的是就有關我們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樣一個圖，對不起主席我大概再20秒把它收了，就是說我希望部長未來，雖然您剩下只有一段的時間，那但

是我還是希望說未來即使您卸任了以後，您帶台灣這麼長的時間去推動賦稅改革這樣子的一個精神能夠繼續維持下去，就如同您所講的，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整個財政的結構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每年的赤字還是會繼續累積下去，而把債留給我們的下一代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台灣現在要正式的面對這樣子一個問題，在未來的這個道路上能夠希望部長對於財稅改革這樣子的一個信念能夠繼續維持下去，謝謝。

張部長：謝謝，謝謝委員指教，謝謝。